

● 刘士林著

● 新疆大学出版社

语言与它的梦

YU YAN YU TA DE MENG

文藝學美學叢書



● 劉士林著

语言与它的梦

YU YAN YU TA DE MENG

文藝學美學叢書



赵志军 黎小瑶 蔡茂松

劳承万 林衡勋 单纯

刘士林 刘海涛 李琚平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编：劳承万

责任编辑： 王少杰 黄水源

封面设计： 袁文俊

语言与它的梦

刘士林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

河南省公安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开本 1/32 8印张 215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7-5631-0428-3/H·15

定价：7.50元



作者简介

刘士林 1966 年生于河北曲阳。1987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曾任编辑,现为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文学、美学、文化哲学等研究,近年来在《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文史哲》、《外国美学》、《社会科学战线》、《史学月刊》、《台湾诗学季刊》等报刊发表论文 50 余万字,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哲学动态》等转载。著有《中国诗哲论》、《文明精神结构论》等书,前者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学学术优秀成果奖。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在诗学、美学、文化哲学诸领域辛勤探索而收获的一本论文集，贯穿这三大块中心的是一种本体论哲学思维，因而它们也可看作是一种思想的有机体。从中人们不仅可以领略到各种智慧的痛苦和欢乐，也可透过文字的表面而认识一位青年学者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并获得和一颗真诚而富有文化良知的心灵进行交流相互审视的机缘。

总 序

劳承万

这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商品大潮横流的岁月。对于学术，前者确是一种挑战，后者似是一种炼狱。作为“孤岛”的学术领域，正在风雨飘渺之中。

然而，“君子忧道不忧贫”！

莘莘学子仍在不断地探索、追求。追求，本身是一种张力，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目的。当今，作为“孤岛”的学术，到底是什么？

学术是一种事业，然而更是一种理想。

作为理想，它具有岩石般的质朴，它往往是在一切粉饰都被生活的严肃性磨去之后，才能呈现出来。作为事业，它无需庸人自忧，也必然地会有前仆后继的追求者。不管是作为理想，还是作为事业，在追求中，热恋者总是默默地耕耘，默默地奉献真诚和良知。

正是基于对学术研究的这种理解，我们编辑了这套《文艺学美学丛书》。谨以此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变革时代和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本丛书的作者均由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组成，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拳拳云集南海之滨：望洋而不兴叹，“却听涛声乐吟诗”。丛书编辑的成功，表明了在经济大潮日夜拍打、“乱石穿云，惊涛拍岸”的地方，仍有“智慧的痛苦”，仍有纯洁而高贵的精神求索，仍有“合目的性”的灿烂星光。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起因，来源于我们对大学中文系科研与教

学如何结合问题的重要思考和尝试。长期以来,中文系的基础理论多僵滞于“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残缺框架上,无视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飞速进展和丰硕成果。鉴于此,我们尝试着对大学中文系教学—科研体系进行大胆改革。从“一”到“多”的关系来说,我们尝试以一种现代形态的基础理论作为学术基础,这就是现代的文艺学美学理论体系;从“多”到“一”的关系来说,各文学学科(尤其文学史学科),都在“阐释”的层面上,充分地显出现代“理论”功能,向文艺学美学(专业核心)辐射。由一而多,由多而一,双向互逆交流,形成大学中文系的新的教学—科研体系。总之,开拓视野,更新方法,以“论”阐“史”,力争在充分调动文艺学美学理论功能的扎实基础上,走出一条重新建构中文系教学—科研体系的新思路,开辟学术大千世界的新的途径。

就内容方面说,本丛书显得异常丰富多采。它既包括文艺学新方法论、比较神话学、本体论诗学这样的基本理论的拓进,又有主体性与文体批评、艺术意境论、艺术形式本体论、散文潜本体研究、政治文化与新文学、新时期报告文学等专题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来改进大学中文系的教学、科研现状,调整知识结构,重新弥合科研与教学之间的不幸的裂痕。这个想法,有幸得到了香港同丰洋行董事长陈坚先生和新疆大学出版社的鼎力襄助,在此,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君子终日乾乾,乐在其中,愿与诸位同仁及读者朋友共勉之。

1993年9月于湛江

生命的境界(自序)

新时期的文人大都喜欢逢人必言这两句话,其一是“文艺是我的生命方式”,其二是“生命的价值在过程,而不在结果”。大文豪在大地方谈,小文豪在小地方谈,甚至一些刚涉足文学的青年,见到编辑一张口也是:文学是我的生命方式。

我总觉得人生和艺术是神圣的,一般人,如若没有一种深刻至灵魂的人生经历,只能说一种人生的野狐禅,每每使那些具有真理性的境界,或“明珠投暗”,或“众口铄金”,变成普通一物。

生命方式是存在的,生命的意义也是存在的。但发现和发掘它们,本身就需要用一生那么长久的坚韧和耐力。它不是什么心灵的妄想、期待,而是一种人生的质地、光辉。一旦生命会发光,它就会真正地引人进入生命更高、更深、更远、更博大的境界。

很多人都喜谈生命方式与生命价值,近读苗长水《明月之夜、风雨之夕》一文,使我深受震动,现摘引两段,我觉得这是我所见到的一种对人生的真理认识:*

文章也罢、写小说也罢,都不愿有受罪的感觉。不喜欢把写作搞得很不痛快,很艰难,搞成某种劳作,或只等熬到写完之后在别的地方找写作中没得到的欢乐。正是因为别的地方有很多不欢乐,有压抑,有愤怒,有屈辱,有不能思索和抒发,所以才在小说中静静思索,把那些在现实中原本不能实现的欢乐变成艺术中的欢乐。

是写作和生活不苦不累吗?不是,而是生命的光消除了它的阴影,

* 原载《光明日报》1993年4月17日。

于是我们拥有了愉悦、艺术、和美，拥有了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的境界。其佳境被苗长水描述为“明月之夜、风雨之夕”：

世界之内的有如禅宗境界似的宁静，而胸怀之内的某种角落，确有所不见的无影无踪的汹涌波涛……

真正进入这种境界的人，绝非那些奢谈生命方式与价值的“思维的人”，而是直接沉浸在这生命之流的波涛中……

心灵愈加起伏，世界愈加明净。

目 录

总序	劳承万
生命的境界(自序)	(3)

一、 本体论诗学

1.0 “丢失的脚印”	(1)
1.1 走向一切存在物彼岸	(5)
1.2 敬畏精神	(8)
1.3 作为表现性艺术的诗的语言	(15)
1.4 “卮言”与“生命之杯”	(25)
1.5 平民的人生之诗	(29)
1.6 沉寂的钟声	(34)
1.7 本体论诗学手札	(42)
1.8 生命诗学如何成为可能	(70)
1.9 语言与它的梦	(86)

二、 美学真理论

2.0 “世界还是原来那个样”	(103)
2.1 生命:沉重的象征	(106)
2.2 艺术的还乡之路	(114)
2.3 古希腊的文化哲学探询	(127)
2.4 古典主义·审美主义·现代主义	(136)

2.5	美学真理论	(144)
2.6	“竞争心”与当代美学的崇高理想	(154)
2.7	当代美学的伦理学走向	(161)

三、 文化批判

3.0	红颜春残	(167)
3.1	儒林秋凉	(171)
3.2	长衫阐释	(179)
3.3	大地上的精神历程	(186)
3.4	一种道德批判的文化批判	(194)
3.5	古典趣味的文化批判	(202)
3.6	道德高于知识	(209)
3.7	精神文明的含义	(212)
3.8	精神—实践方式	(215)
3.9	文化与哲学	(221)
3.10	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化利用	(229)
3.11	中国知识者“志难酬”的哲学思考	(232)
	昨夜闲潭梦落花(后记)	(240)

1.0 “丢失的脚印”

“你丢东西了。”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找了一遍,“什么也没有丢失”。在你茫然时,小伙伴们才说出谜底:

“你的脚印丢了。”

.....

这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童年经验。一般来说人们也都未注意它会有什么特殊意义。今天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深层分析。所以将它提出来,是因为其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丢了,还是没有丢?若前者成立,每个人(包括儿童)都从内心里发笑:这算丢了什么东西呢。如果说根本就没有丢,可再仔细思之,难道我的脚印却不是我的什么东西吗?这样想时,又仿佛有所失……

丢,还是没有丢?这就是问题。如果我们仅执迷于这种逻辑判断,那就永不可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问题并不在这种判断形式上,而在对“东西”的认识上。东西难道还不是东西吗?我们的日常思维是很难接触到这种问题的,它是反逻辑、超逻辑或前逻辑的。当人们判定自己“丢了脚印”时,脚印这东西是与一种思维方式相依存的。当人们说“丢了脚印”而没丢任何东西时,这种判断则属于另一种思维方式。进而言之,前者是童年的或原始人的思维方式,而后者则是成人或文明人的。两者构成一种差别很大、甚至是对立的价值系统,表现在对脚印的价值取向上,就是前者的“有”恰是后者的“无”。而且也可以说,正是在这里,包含着人类的历史、思维和审美之谜。

在突然的发问面前,人感到“丢了东西”时,我们必须追问一下,这种“感到”是以什么样的心理方式或思维方式感到的呢?

答案自然就是:以“童心”的方式和“野性的思维”方式(列维·

斯特劳斯对原始思维的表述。也可用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象”，维柯的“诗性智慧”、尼采的“神话思维”，或恩格斯所谓古代人的“直觉能力”来替代“野性的思维”）。

反过来讲，人感到什么也没丢时，他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和逻辑思维来判断的。

这两种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应，都与它们思维的本质相一致。因此，我们缘此可进行更深层的考察。

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人的童年与人类的童年具有精神的“同构性”，这已无需多言。现代儿童心理学与原始文化人类学的共鸣切实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原始思维中，物我不分、主客合一、生命与物质一体化，人与自然万物共同构成一整体，任何外物的损失与变化都与人相关。还以脚印为例，原始文化人类研究表明，一些原始部落因为害怕敌人利用他们的脚印、用巫术伤害他们，在进入森林狩猎时会小心地抹去脚印。在中国，周朝的始祖后稷的出生，就是因其母姜嫄踩上了神的“脚印”而受孕所致。《诗经·大雅·生民》这样写道：“厥维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都表明这脚印是有生命的，是人（神）存在的一部分，却联系着人（神）的全部存在。从这种角度看，脚印不仅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与生命的任何其他部分同等重要，同样有价值。故，丢了脚印就是丢了东西。

这个问题在更深的意义上表明，在文明人自我感觉非常完美、完整的存在中，确实丢失了东西。在逻辑思维完全、全有的价值设定中，存在着深刻的破绽。文明人的思维，是一种功利性的经济思维，在这种思维中展开的世界，凡是与人的生存有用的事物，都被视为人的“东西”；凡是与人的实际需要无用、或用途较少的事物，都在价值观念上被视作虚无，当作不存在了。这样，原始世界万物平等、和谐的存在状态，就被这种“种性的”思维割裂和撕碎了。于是，文明人的精神日益被实用和功利纠缠住，越来越深地陷入与事物（包括人的本性）的矛盾和斗争中，日益感到生存的紧张、沉重和压抑，感到“道丧世、世丧道”和“世界一天比一天乱……”。在海德

格尔看来,文明人丧失了古代的思维方式,就等于丧失了“存在”。丧失了存在,就必然陷于人性的分裂与危机中。

以上所述,虽看似简单,实际上揭示的正是一个重大的思想史课题:“在”是什么?“在”如何是?“在”能在怎样的思维方式中存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全部历史,都是试图确定——“在”是理性,“在”以理性方式存在。但它并没有解决掉西方人思想观念上的存在问题,反而使之愈来愈尖锐地突出出来。这就表现在非理性哲学与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它还可表述成,文明人是没有脚印的,他的生命只有一个孤独的“自我”。没有脚印,就意味着没有过去和历史,没有大地,也没有家园。这在本质上可归结为,文明的“有”(东西)放逐了文明的“无”,亦即原始的“有”(如脚印这东西),人性的分裂与存在的丧失便由此而来。我们就此简单举两位哲学家进行一点粗略分析。一位在文明的草创期——中国的庄子,一位则处在文明的反思期——德国的海德格尔。

于是,历史中又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无论庄子,还是海德格尔,抑或他们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代中国思潮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只就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随着文明进程必然性的实现,原始思维每况愈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并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系列的对立形式与文明相对峙。在人类学意义上,它是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是个体与集体的对抗;在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它是潜意识与意识的对抗;在哲学美学的意义上,它是感性与理性、艺术与科学的对抗;在语言学的意义上,它是能指与所指的对抗等,它们统统归属于文化哲学范围内“文明的有”与“原始的有”的二元对立。庄子 and 海德格尔都是要解决这种对立问题。其不同在于手段或方式。庄子所处的时代,是“文明的有”对“原始的有”的第一次致命打击。庄子的工作是要抵制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他对文明(工具、文字、逻辑思维等)的全部批判是重建“原始的有”的结构。这种结构是本体,是对文明来说的“虚无本体”。因为文明的一切都伤害了人性自然,都是对原始文化的破坏。而海德格尔则是站在文明的“这头”。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始思维

能力,在“技术”(文明的本质)中彻底异化了。他认为,现代人的危险就在于相信“技术”能解决一切,从而使人类本质中丰富的可能性消灭了,生存只能遵从一种模式、一个序列。这种“文明的有”埋葬了人的存在,剥夺了存在的各种可能,造成“存在”的全然损失,虚无。海德格尔与庄子不同,他是通过对“文明的有”的解构,逐渐清理出——通过诗与思的分析——“原始的有”的结构的,也就是说,庄子是通过对古代文化(三代以上)的回忆和诗化来表达理想的,对比之下文明一无是处。海德格尔则是通过对技术的本质的探询,来否定文明的。

综上,他们都认为文明人正在丢、或已丢掉“脚印”,而且那丢失的正是最宝贵、最美丽与最不能丢的。而且解决的途径就是往回走(深层历史学)、往深走(深层心理学),而这,只能靠诗,靠美学思维,它要达到的,也只是一些诗意陶醉和审美境界。因为,庄子承认“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德之至也”。海德格尔则阅世更深,也更悲观些,他认为进入技术和文明时代,是“在”的天命。

这样,仿佛也就注定了诗与诗人的本质命运。其实诗的本质并不玄奥,本质往往就与最普遍的现象联在一起,或者说“现象即本质”。而且这种本质现象,既不是诗人、美学家的诗是存在的本体论,也不是实用主义文论家旨在道德教化的“诗用”论。这种本质倒恰恰表现在一般人的追问中:“诗有什么用?”这也就等于,我们丢掉诗的脚印,在本质上丢掉什么了吗?一个没有诗与美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吗?其实,如果能破除心中的诗情结与美自恋,我们也能同意,“诗没什么用?”

诗没什么用。但诗永远有它的存在背景。只要原始文化及其心理积淀物不消失,个体永远要从童年开始,文化总要有其传统,那么诗就存在,并永远跟在理性、成人和文明的背后,或轻或重或悲哀或愤怒地表达它的存在,说出它的本质:“你(们)的脚印丢了。”

1.1 走向一切存在物彼岸*

世界之本是○。本没有纪念碑,没有道德,没有精细枯燥的语言和书本,没有路以及历史。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生命之流以各种原生态在这个世界上不息地代谢、孕育,在这历史进程中,生命意识从昏睡中醒来,生命之流开始在时空中奔波、积淀和结晶,开始客观化变成静止的物,变成存在,变成一、二、三……直到变成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存在就是生命之流一点点地物化,化为纪念碑、道德、语言和书本等等,生命的老本儿在时间的河道上留下层层淤积:农具、水车、船和艺术。然而我们有一天突然发觉,这精神之流已经变成了一片故道,生命的波动,生命的冷冷之音,生命的潮一点点地消失在浅浅的河底,前找不到大海,后也越来越缺乏生命的养料和水系,只有龟裂的河滩、夕阳中的小村和远处灰的城镇,生命搁浅了,载不动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人类的道路,我们文明的历程。

不仅是作为纪念碑的大理石,不仅是作为道德的法典,不仅是作为理性的载体,也不仅是作为胃和生殖的养父……而是为能够全面作为人,作为生命继续下去,而且能摆脱日益的痛苦和文明的沉重,这才是我们的走向。许多先我们而在的人已经发现文明之河,如他们所歌咏:才出昆仑便不清。至人远鉴,归之自然。由于那时我们人类年轻,太不懂事,我们逃出了自然的家园,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活。时至今天,我们才发现我们失落了透明与清澈,我们失去了甜的净水,我们失去了永恒的源。我们不得不在今天,当我们被黄昏的蝙蝠引入无期的心灵之夜时辰,重新思索,重新怀疑,然而四周一片茫茫的昏暗,什么都神秘且不可知。也许我们会发现,文明始终在剥夺着我们的存在,如岁月剥夺着一个儿童。我们人,

* 原载《躬耕文学》1987年第6期,署名无影。

由壹,由神的儿子,沦为自然的奴隶,再沦为蒸汽机的奴隶再沦为计算机的奴隶,我们无数的主人,我们不知道该听谁相信谁服侍谁,这个世界彻底混乱了。

文明的进步与成长,一方面是物的生产的高度进步,而另一方面却又是人的生产日益退化和粗糙。据说,在热带草原上有一种鸟,刚生下来几十秒钟后,便能够独立生存下去了,会觅食,会保护自我。而作为一个现代人,甚至许多人终生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土壤和生存方式。想逃避和放弃这个世界的想法久矣,它甚至成为一种终生的渴望和生之最高境界,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于和这个世界的接触,所有幸福都是对这个世界的忘却和不同程度的超越。那么多的人,他们逃避白昼,他们守夜,他们在黑暗的深处得到了内心的安静,那么多的人,他们遁入空门,他们饮酒,他们摧毁了自我健全的精神后得以超俗。但更多的人们,他们不相信自己有病,不相信自己已经病得那么深,他们却主宰着世界如蔡桓公。

我们没有病么?我们在金钱和享乐的诱惑中,放弃了我们熟悉的家园,我们的乡土,我们稳定的秩序和内心情感。我们将走向何方。我们将变成谁。我们焦虑。我们越来越需要一个独立不改的“更为原始的本质结构”,这结构或是虚无:○;或是原生的统一:壹。以便在我们受到最沉重的命运重击时能有一双坚强的手来支持我们的信念。我们越来越需要有在完全陌生、陌生得如同在黑夜的生存环境中艰苦挣扎的心理素质和必要的精神积累,具备了这种素质和积累,我们才能创造光和朝霞。我们需要汲取新的生命的汁液,使我们的久以疲倦的肌体涨起青春的潮汐和心的智慧,我们需要的和我们能够得到的可能完全不同。而诗,就要作为这种本质结构的基因和元,就要以多种可能为目的,以最高可能为心且念念不忘,把人们从旧的本质结构中抢夺出来,并给以神圣的甘霖和乳汁。

近代文明与近代艺术的背反与不相容,在经济生产力较发达的欧美已引起了现代艺术普遍地向古代艺术的文化回溯和美学回